

我国我家

土地

陈赞平

我的爷爷识文断字,称得上乡村文化人。他在世时曾捋着长胡须,悠闲地对儿时的我说,在旧社会,我们农村人基本上分为四类,即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地主,顾名思义,就是拥有土地的人,他们在一个村庄占有绝对的生产资料权。富农也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最穷最苦的数贫农了,他们长年租种地主或富农的土地,凭着苦力、忍着欺凌,老黄牛般地辛勤劳作,到头来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们陈氏家族祖祖辈辈是贫下中农,一直饱受着地主、富农的剥削和压榨,难怪爷爷讲得那么深入和透彻。

爷爷还说,新中国成立后,家乡的贫苦农民在“人民大救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维系生命和光阴的土地破天荒地回到了贫下中农的生产生活中,使得户户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家家分得了牲口、铁锨等生产工具。男男女女个个喜上眉梢,勤快地赶着牲口、扶着木犁,耕种土地,收获粮食,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

爷爷生于清朝末年,亲眼目睹了新旧社会交替前后劳苦大众生产生活的一幕幕,他在20世纪70年代给我讲的这些,我自然是再相信不过的了。那时候我刚好八岁,双手托

着下巴听了爷爷充满历史感的话语,一种酸楚和感恩交织的情愫顿时涌满心头。

1979年,包产到户的春风吹进了生我养我的村庄,我家分得12亩土地,全家老小如获至宝,个个欣喜若狂。之后,父母亲在科技增粮工程的大力带动下,勤勤恳恳地劳作,收获的粮食逐年增多。近年来,他们又将其中的三亩川地腾出来,借着濒临稠泥河的优势,建起了菜园,改种白菜、西红柿、葫芦等蔬菜,年年丰收。尤为高兴的是,父亲把鲜嫩的蔬菜一车车拉到集市卖了,每年净赚一万多元,滋润着一家老小和和乐乐的日子。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随着年龄的增长,相继读完了小学、初中、师范和大学,从由浅入深的历史教科书中,我完全明白了爷爷早年说过的话。70年来,广大农民群众一直是土地名副其实的主人,无论春夏秋冬,任由他们在土地的稿笺上,自由自在地用汗水和心血,一步步抒写脱贫史、温饱史、小康史和富裕史。可以说,广袤的农村土地,数十年来养活着、风光着生生不息的华夏儿女。

如今,每当吃着从自家菜园摘取的新鲜蔬菜,七十有三分的父亲总是笑呵呵地说:还是共产党好,新中国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哇!

三代人的国庆婚礼

杨邹雨薇

国庆前夕,爷爷接到朋友海桂送来的孙子国庆结婚的请帖,拿给我们看。父亲笑道:“爸爸,你和海桂叔叔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值得祝贺啊!”爷爷说:“当然,我们肯定要去。问题是他孙子结婚了,我的孙子比他孙子大两岁,现在还不结婚呢,不知在想什么?”我知道爷爷是在埋怨在广州打工的堂哥杨龙,二十六岁了还不想找女朋友。父亲说:“婚姻这东西是讲究缘分的,侄子的缘分没有到,您老人家焦急也没有用。”母亲为了打破尴尬,扬了扬请帖,说:“他们摆酒的酒店是全市最好的呢!”父亲说:“那当然,人家的儿子是搞建筑的,一年不知做多少工程,家里房子有两三套,而且都是全市最好的住宅小区。他的孙子在深圳搞软件开发的,一个游戏软件就赚得不得了。他们家日子过得比一般人好,结婚这样的大事,当然不能含糊。不然,别人会笑话的嘛。”爷爷说:“是的,上次我去看他家的装修,比星级酒店不差。”

奶奶忽然插话

说:“国庆节结婚很有纪念意义,想当年我为村里的春华做媒,把自己的外甥女春风嫁给他,转眼就是几十年了。还记得他们是1979年国庆结婚的,那时候村后的大桥还没有修建,进城要坐船,来往往往很不方便,加上条件有限,他们在家办的喜酒,搞了十多桌,最好的嫁妆是一台缝纫机,其他的就是几个柜子。”爷爷说:“你作为媒人,不是还得到了半个猪头吗?”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做媒,讲话实在,把他们的缺点和优点都告诉了对方。这不,他们结婚四十年了,没有吵闹过几回。”

就在我们聊得火热的时候,隔壁九十岁的美玉奶奶走进来。听说我们讨论国庆节吃喜酒的事情,也来了兴趣。她说:“我结婚那天是1949年的国庆节,从十二岁到他家做童养媳到结婚,我等了整整七年。还记得那时候他的老子经常听县城的大广播,听说新中国马上要成立了,就让我们在新中国成立那天结婚。那时候,家里穷得要命,他老子送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煤油灯,他娘送给我们一口皮箱,把亲戚接来吃喜酒,刚好两桌。凑巧在第二年的十月一日,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所以取名国庆。”

我一听,感觉十分惊讶,可谓无巧不成书。你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1979年改革开放、2019年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身边三代人的婚礼,居然都是在国庆节,而且都是划时代的时间点。

原创小说

唐胜一

梦想成真

天高了,云淡了,阵阵秋风凉爽爽。熊小山擦把额上的汗珠,长吁一口气,咧嘴笑得陶醉了。

“您收好。您卖稻谷的90328元钱,已打进了您的银联卡里。”

熊小山回过神来,赶忙接过美女工作人员从窗口递出来的银联卡:“谢谢!谢谢……”

熊小山真得好好谢谢呢。要不,他能种粮大获丰收?

前年,一场车祸毁了他的家!那个严寒的冬日,雨雪霏霏。熊小山驾着自家的三轮车,带上老婆、孩子去赶集,不料在一陡坡的山道下行时,刹车突然失灵,车子登时失控,速度越来越快地冲下去。慌乱之中,熊小山猛打方向,想横向别住三轮车继续往下冲的势头。可是,由于惯性的作用,坐在敞开的车厢里的老婆、孩子被甩出去了老远!受伤的熊小山,闻听到老婆“哎哟,哎哟”的呻吟声,便使出浑身解数从变形的驾驶室里钻出来,跌跌撞撞走到老婆跟前,却发现老婆站不起来了,扶起来也站不住了。“我腿可能断了。”老婆依旧瘫倒在地,突然,她想起什么,咬紧牙关用手撑起身子,朝身边周围看了看,冲着丈夫问:“孩子呢?”熊小山赶紧下去找孩子,原来孩子被甩在山沟里的一块石头上,一动不动。“儿啊!儿啊!”夫妻俩哭得死去活来。不多久,老婆患上精神病。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破碎,而熊小山连外出打工赚钱的机会都被无情地“剥夺”。

“唉——,我家何时才能熬出头啊?”熊小山长吁短叹,整日以泪洗面。

有一天晌午,村长提着食物来到他家,进门一看,熊小山趴在饭桌上睡着了,细细一听,他还说着梦话哩:“我好想过个常人的生活啊!”村长放下食物,脚步轻轻地退出门来,不声不响地走了。

去年末,村长跟熊小山商量:“鉴于你的家庭情况,村部打算帮你流转耕地,扶植你专业种植摆脱贫困,行不?”熊小山吃惊地瞪大眼睛,连连地摇晃着脑袋:“不不行!我自家的三亩耕地还种不好,哪搞得了专业种粮大户咯!”村长告诉他:“又不是你一个去战斗。你只要回答我,行,还是不行?”熊小山两手使劲地挠着头,“这这这”地支吾了半天,最后才勉强答应,“要得吧,试一试。”

不久,村支两委帮他就近流转耕地一百多亩。

县兴农合作社与他签下稻谷收购订单,其价格每百斤高出市场价10元。

开春时,县农机公司上门赊给他耕整机、收割机,以及电

动喷雾器等农机具。

随后,乡农技站送来了优质稻种,并派来一名技术人员常驻他家给他当种粮技术指导。

没有启动资金,乡村银行主动给他贷款。

每到农忙时节,不是村党支部组织党员帮困扶贫党日主题活动帮他忙农活,就是村委会组织村民代表帮他喷药、除草等,或者热心公益的乡村志愿者走进他田间地头忙得汗流浹背,还有亲戚朋友和邻里乡亲总是在最关键的节骨眼上给予最急需的帮工……

熊小山看到满垄的禾苗长得绿油油的,打心里高兴哩!他逢人便告:“咋是我的能耐呢?是热心帮助我的所有人的大能耐哩!”

时至中秋,满垄稻谷金黄,真乃“喜看稻菽千重浪”了。熊小山既喜又忧,很是担心一场秋风秋雨将沉甸甸的稻子弄倒伏,多可惜啊!他问农技员:“可不可以开割了?”“不急,谷粒饱满成熟,才是最高的产量。”“正因为稻子太好了,我怕倒伏。”“倒不倒伏,我会替你把关的。”农技员让他吃下定心丸,“我不会让你好端端的产量从手溜走吧。”

果真,熊小山种的一百多亩稻子获得了高产,经匡算,每亩纯利达550元。

不仅熊小山甜得整天乐呵呵的,连他那疯癫的老婆经政府免费治疗也康复得差不多了。晒谷场边,熊小山的老婆问:“这都是我家粮食啊?我家咋有这么多粮呢?”

熊小山卖完粮食回家,一路上将紧攥的银联卡都攥热了,这可是近10万元的钱哪。他是头一回用上银联卡,觉得怪怪的。他想:要是让我揣上近10万元的红钞票回到家里,让老婆睁开眼睛,她还不高兴得手舞足蹈来啊!可这银联卡她不懂哩。去去去,别讲老婆了,自己都还不曾见过这么多钞票呢!熊小山想着想着,反反复复看看银联卡,真怪,这小小的卡片里藏得下这么多钱?存钱折子上有数据啊,可这卡上看不出多少钱呢。

熊小山拐了个弯,绕道去了乡村银行。“同志,请帮我看看这卡里有多少钱?”工作人员接过银联卡,动作娴熟地操作几下,便告诉他:“有90328元。”“谢天谢地!我卖粮的钱全在。”他停顿一下,接着说,“我咋看不到呢?”直到工作人员移动电脑屏幕,让他看清了那一组“90328.00”的数字,他才放心地往回赶,一路还哼唱着民歌小调。

国庆节快到了,熊小山琢磨来琢磨去,一大清早赶去集镇,买回许多鲜艳火红的小国旗,插在种上油菜的田埂上。国旗迎着朝阳,随风飘扬,格外耀眼夺目。

